武經總要

二四

詳校官中書臣閻思穀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四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十四

水戰 濟水

斷船路 引水灌城

擁水誤敵 火攻

用車 用騎

文淵閣寶

遊騎

水戰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出其士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柹蔽江而下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柹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

從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車廣武將軍唐彬攻吳
丹陽克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
之處並以鐵鏁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
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
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
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着筏去又作
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
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鼓

棹徑造三山皓遣遊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

濬象軍望旗而降

東晉末盧循率衆數萬塞江而下劉裕率兵拒之出輕利鬬艦躬提幡鼓命衆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右軍參軍庚樂生乘艦不進斬而狥之於是衆軍騰踴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煙焰騰天賊衆大懼追

奔至夜乃歸循等單舸走

晉劉裕討關中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大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追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

順帝初四方反叛張興世為龍驤將軍領水軍拒戰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

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術沈攸之吳喜並
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
旋復迴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之防賊
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
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
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
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盛力盡
盛亦宜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

來轉近輿世乃命壽寂之率壯士擊走之

宋桓護之為鍾離太守隋王玄謨攻滑臺護之以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去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鏁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存

梁天監初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才半歲

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刺史蔡道恭於塹內作蒙衝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衝梯圍日急道恭用烏漆四石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梁鍾離城於卲陽州南岸爲橋樹栅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梁高祖令叡將兵救鍾離令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大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會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馬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釗止苗切）乘鬭艦競發擊魏州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

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橋水又漂疾倐忽之間橋栅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絶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

梁末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以州入于齊引齊人渡江據蕪湖陳霸先名周文育還都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

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博雅舴艋小舟跳入艦中斬砰乃牽其艦而還嗣徽衆大駭

後梁王琳欲攻陳文帝命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琳引合肥巢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陽州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舟艦並壞没于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瑱

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為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

擊琳艦又以牛皮冐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鎔余封反）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也

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江二郡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連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乃按甲不動俄而天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營寶應

大潰遂克定閩中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木栅之外用過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栅又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

留異據東陽叛陳將侯安都奉詔討之異本謂臺軍自錢塘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

恐奔桃枝嶺處岩谷間堅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
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
變因其山隴為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樓
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脫身奔晉
安

唐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
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
今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

耳銑必成擒也孝恭從之進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

五代梁貞明中詔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鏐以其子元瓘為水戰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艦戶黙切戰船四方施板其狀如牢艘蘇刀切船總名也自東州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元瓘與彥章遇元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于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元瓘引身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

元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得開目及船舷相接元瓘使措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元瓘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潰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元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艦四百艘

梁賀瓌攻晉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

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
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
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
軍門募能破艨艟者皆莫之為計親將李建及曰
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為得
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效節敢死士
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
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

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
士鼓譟攻之艨艟即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
半晉兵乃得度壞解圍走
周師攻吴壽州吴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於濠泗周
師頗不利吴將林仁肇以水陸軍齊進又以船載
薪蒸乘風縱火將焚周所為浮梁周將張永德使
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鏁急引輕舫擊吴人船
不得進退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永德解金帶賞

習水者

濟水

魏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黒水詔崔延伯為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寅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選精騎數千下渡黒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寅率騎於水東循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

壘楊威脅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寅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之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

唐馬燧討田悅悅求救於淄青恒冀淄青軍其東恒冀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率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河陽兵詔河陽節度李艽將兵會之軍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

渡遂乃於下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鏁絶中流實以土囊水稍淺諸軍畢渡乃造三橋道逾洹水與悦挑戰悦率步騎四萬人踰橋鼓譟而進遂縱兵擊之悦軍大敗

梁主以王彦章為北面招討使問以破敵之期彦章對曰三日左右皆笑彦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薪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彦章陽起更衣引

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

備舟中兵舉鑠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

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

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

彥章進攻景店諸寨皆拔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

彥賓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

北城撤屋材為筏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

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

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輙於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没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亡士卒之半王彦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横亘河津以絶援城垂陷者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彦章乃退

周世宗親征淮南至濠州城西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

於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槖駝涉水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獲其羊馬城中震恐

斷船路

梁將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峽石後魏將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淮為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鋭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絚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横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没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舸不通梁武援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

陳將吳明徹軍至呂梁總管梁士彦頻戰不利嬰城自守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

取詺以王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引輕兵據淮口令達奚長儒多竪大木以鐵鏁貫車輪繫以大石沉之清水横斷陳船歸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得復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虜

引水灌城

後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李開突門納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大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公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將軍還救公遂擊之敗還尚懼遣陰夔陳

琳乞降

後魏將劉昶攻宋壽春宋將桓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沈溺豈非小勞而大利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小城崇祖着白沙帽肩輿上城巡視日晡時決小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萬大衆退走

梁韋叡討合肥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築東西城夾肥水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表請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

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遁齊兵退據相國城明徹令軍中益脩攻

具又遏肥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擒王琳等

大順二年朱全忠遣丁會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會乃率衆於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其城筠乃降宿州

平帝遂大舉南伐命龎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趨清口葛從周以兖鄆曹濮之衆徑赴安豐淮人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以浸軍梁兵敗師古殁焉

太祖皇帝北伐王師薄太原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決晉祠水注城下置寨於城四面李繼勲軍於南趙普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以逼之太祖幸城北引汾水入堤灌城内又幸城東南命水軍

乘小舟載强弩進攻其城時殿前指揮使趙庭翰上言以城壘未下諸班衛士咸願登城死力以圖攻取太祖曰汝等皆吾躬自訓練一以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一旦以小寇未平欲先登陷敵吾寧不得太原城不欲令汝輩蹈必死之地左右皆感泣再拜呼萬歲其後北漢主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猶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

擁水誤敵

漢高帝遣韓信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城時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人救廣與信夾濰音唯水而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退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乃自逐信渡水信於是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敗走

後漢董卓將兵三萬人討先零羌為其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偽立隄以為捕魚而潛從隄下渡過比賊追之決水已深賊不得渡時衆軍敗走唯卓全師而還

唐初劉黑闥據洺州太宗統兵進討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洛水上流謂水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

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

火攻

李陵與匈奴戰斬首三十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

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將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

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煙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

皇甫嵩率兵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謂軍吏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出兵士皆束薪乘城使鋭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

上舉燎應之嵩故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嵩進兵討角弟張梁大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解乃潛夜勒兵衆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焚燒輜重三萬餘輛

曹公克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而下吳主孫權遣將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曹公在北瑜等在南岸瑜步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曹軍

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艨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於大船之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卒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燄漲天人馬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走

曹操出兵與紹戰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夜掩襲許可拔也

拔許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如其未潰可
令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
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操聞攸來
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
謂操曰袁氏盛軍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
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
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
之耳實可一月為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

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盡燔其糧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耳鼻牛馬割脣

舌以示絡軍驚擾其衆遂大潰

先主自巫峽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陸遜將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彼乃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

之之術各持一把茅以火攻其一營遂乘勢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番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

殷浩北伐請江逌為諮議參軍姚襄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於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敗

侯景反舉兵趨建康彭文粲以石頭城降景景列兵攻臺城於城東西起土山城中亦起土山應之會大雨城内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内築城賊不能進

陳章昭達為都督江州刺史征江陵時梁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輕舟焚之

秦王堅遣王猛伐燕屯於潞州與慕容評相持猛笑曰

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况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遊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其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暐趣評使戰猛衆踴躍燕兵大敗

隋文帝嘗問高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南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乾寧中朱全忠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攻朱瑄方整軍出塞瑄與弟瑾已陣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汴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全忠即令騎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全忠因令縱火煙焰亘天乘勢以攻賊陣瑄瑾大敗殺萬人餘衆壅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下

唐兵平蜀康延孝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董璋將

兵會任圜討之追及延孝於漢州延孝出兵逆戰圜使璋以羸兵先戰而却伏精兵於後擊破之延孝入漢州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塹樹竹木為柵圜帥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焰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陣又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

開寶八年王師征江南次秦淮南人水陸十萬陣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

所部先濟王師隨之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帥所部渡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

用車

元狩四年春大將軍衛青等軍數十萬出定襄翕侯趙信者故胡人後與單于戰兵盡犇降單于為單于謀曰漢兵即渡漠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廼悉遠徙其輜重皆以精兵待漠北而適直青軍出塞

千餘里見軍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萬騎會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强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驘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而去

後漢光武嘗造戰車可駕數牛上施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虜皆遠去遂却北狄拓地千里

魏鄗陵侯彰征代郡以弋陽太守田豫為左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環陣弓弩持滿於内短兵塞其隙胡不敢進散去追擊大破之

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攻鍾離勇冠三軍所向皆靡梁帝詔韋叡會曹景宗拒之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而走明旦魏中山王元英自

率衆來戰敵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彊

本朝景德初契丹冦河朔車駕親征大將李繼隆為駕前排陣使赴澶州陳兵城北澶州城壁不足守無敵栅戰格之具繼隆計度州之三面距大河毀車為營（去車之一輪也）先命士卒掘重壕複壍埋鹿角數十里（今謂之硬砦）以大車數千乘重壘環之步騎處其中戎馬數萬來犯急攻其營禦之遁去

用騎

後漢安帝時以任尚為中郎將伐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絶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追尾如字尾猶尋也）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

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

魏武泰初以尒朱榮為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

刀不如棒宻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枝至戰時馳逐不限斬級使以棒撲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

隋開皇中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楊素為靈州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轝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内素謂人曰此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

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瘡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

五代符彥卿遇虜寇於陽城彥卿以拒馬為行寨因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出騎兵以掩虜虜乃大敗

遊騎

後漢光武擊銅馬賊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青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

糧道積月餘賊食盡夜遁走追至館陶大破之

晉末劉道規都督荆州盧循黨徐道復奄至破冢道規使劉遵為遊騎擊之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為遊軍衆咸言不宜割見力置於無用之地及破道復果得遊軍之力衆乃服焉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四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五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十五

修城柵

攻城

守城

屯田

讓功

辭賞

修城柵

後周韋孝寛在汾州屬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寛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寛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

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三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州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劉昌為四鎮北庭涇原節度營田使躬率士衆力耕三年軍食豐羨復築連雲堡受詔築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昌命徒庀事旬餘而畢又於平涼西别築

胡谷堡名曰彰信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
分兵授戍遏其要衝築神威軍於青海中龍駒島
名神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范希朝為振武節度使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陵犯為
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寧日希
朝於要害處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
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憚之曰張光晨苦我久
矣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

貞元中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請城其
地以備之詔問所須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
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
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諸軍蕃戍盡知之今臣
境廹虜若大興兵師即戎蕃來寇寇則戰戰則無
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
功畢蕃人始知已無奈何上從之已事軍還吐蕃
始來數日退

張仁愿為朔方軍總管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嘿啜盡衆西擊突騎施葛娑仁愿請乘其虚奪取漢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景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黄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為賊虜所有建議以為不便仁愿固請不已中宗竟從之六旬而三城俱

就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據津濟遥相應接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渡山放馬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及曲敵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為守備何也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則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當元楷為朔方

軍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
元楷焉
本朝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溪谷絕險戎虜之所
保多由此入寇潘美潛師襲之虜棄城遁軍使安
慶以其族降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虜不敢侵
軼居民以安
攻城
春秋時齊使鄭伯伐許傳于許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蝥

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徧也麾招也）鄭師畢登遂入許

齊侯伐魯北鄙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意）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齊武平中周師來寇以段韶斛律光拒之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

河東世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
兵會於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
中甚狹大弩射之一旦可進遂攻之城潰仍城華
谷置戍而還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
禦之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仍於姚襄城南
更起城鎮韶抽壯士襲之使人潛渡河告姚襄城
中內外相應戰大破之諸將欲攻其新城韶曰此
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

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圍之從之徙圍定陽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惟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

唐侯君集伐高昌率兵至柳谷候騎言其國王文泰尅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賊嬰城自守

先是大軍之發也詔山東善為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埤堄拋車飛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咸張氊被用障拋石城上守陴者不復得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十餘口仍進兵圍其都城

代宗時吐蕃與諸雜羌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崔旰統兵山西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礫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

大之地壤土可穴謀知之以告盱晝夜穿地道以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十蕃衆相語曰崔盱神兵也將吏前進以糧盡還武大悅裝七寶轝迎盱入成都以誇士衆

晉王存勗如魏州視河氷已堅引步騎稍度渠甲士三千戍陽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緣俞絹切柵測革切編木為之也）晉王急攻昝陷之進攻陽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

安彥之

守城

梁侯景反浮江西寇軍次夏守王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城將進荊州於是松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沉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乗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

便降頃之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尅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焚營夜遁

侯景反攻陷歷陽至新林帝使羊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景軍既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礙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

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
逼城衆皆恟懼侃為稱得外射書云郃陵西昌侯
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
水沃滅火射數人賊乃退有詔送金五十兩絹萬
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
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
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
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

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壍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其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衂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西魏將韋孝寛守玉壁時東魏大將高歡傾山東之衆
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乃
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
兩高樓孝寛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
禦之歡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接至天我會穿城取
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
晝夜不息孝寛復掘長塹截其地道仍簡戰士屯
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

火敵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韛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毁雖有排楯莫之能撓孝寬乃縫布為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燒樓孝寬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火竿既來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二十一道分其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

令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胄大呼告天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罴額不爾王罴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

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來攻築土山以臨城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乃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兵

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亦多崩頹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同勞苦乃更修堰作鐵籠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湧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為閉共乘樓船以望城内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迫赴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擒永珍

幷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珎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十人雖外無救援亦無叛者

後周梁士彥為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率兵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尓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

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武帝救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為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居數日賊軍至造雲橋成濶數十丈以巨輪為脚推之使前施濕氊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塡壕塹矢石

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名渾瑊勉諭之令齋空名誥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户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爇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于城壘是時北風正

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瑊但感激戒勵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爲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鼓譟振地時瑊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沐格鬭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吳少誠攻許州上官涚知節度留後欲棄城走判官劉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敗我以全制之可也涚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脩昌裔令造戰栅木栅以待之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栅木栅於城上城以故不陷

五代梁軍敗於上黨晉人乘勝進廹澤州州城將陷河

南留守張全義名牛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龍武羽林等軍往接應上黨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奉詔旨然澤州要害城池不可失也當救之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銜枚夜至澤州適遇守陴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王班保牙城不知所為存節至乃定晉軍尋至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闘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

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衆焚營而退郡以獲全

黄巢陷長安趙犨為陳州刺史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内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珝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

甚盛乃悉衆圍舉置舂磨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
恐舉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
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
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營中置百官聚
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三十萬陳人舊有巨弩
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瑚創意理之
弩矢擊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
百日舉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

自將會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

晉將李嗣昭守潞州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之嗣昭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複飛走路絶撫循士衆登城拒守嘗享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知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梁祖馳書說誘百端嗣昭焚其偽詔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晉王率周德威等攻梁梁兵大潰嗣昭方開門

屯田

漢趙充國擊先零羌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觧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應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度臨羌東至

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三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二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

十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
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萬人一歲食謹上
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將軍
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
伏誅兵當何時得决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
班師罷兵萬人留田北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
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
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竝行一也又因排

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
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
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
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
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
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
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
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

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

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必不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曹操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正始中司馬懿督諸軍伐吳因欲廣田積穀為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田多水少

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旨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糧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且田且守永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

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懿善之皆如艾計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脩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唐郭元振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先是涼州封界東北不過四百餘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

百里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元振又命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一疋絹糶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

唐黑齒常之充河源軍副使以河源軍正當賊衝欲加兵鎮守恐有飛輓之費遂遠置烽戍七十餘所度開營田五十餘頃歲收百餘萬石

後唐張希崇遷靈州節度使先是靈州城接戎兵餉道

常若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

讓功

後漢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光武以此多之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言伐諸將欲分其功帝下璽書曰征西功若丘山而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桓反曹操以子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於桑乾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操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面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

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晉唐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武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

隋高熲為左領軍大將軍伐陳為元帥長史陳平以功
授上柱國高祖常從容命與賀若弼言及陳平事
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
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特嘉其有讓

辭賞

魏王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會北禽樂祚魏王說
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而辭曰
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陳而不辭者此吳起

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察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便使三軍之士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克敵之明法也故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以為臣之不能怠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如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頃巴寧爨襄田各十頃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跡公叔何可無益乎故

又與田四十頃加之百頃之上使百四十頃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王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臣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也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也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

之智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聞於天下者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君知貴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返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之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五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劉　禮